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上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　評　東海范　驤節

昭公名裯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
　　　孫于齊八年共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鄭地左傳尋宋之盟也

趙武爲晉正卿合中國之大夫主天下之會盟當正名仗義督率諸侯訓正吳楚共獎王室乃引夷狄人分諸侯而諄諄與楚人論信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三月取鄆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不書伐莒魯不能討賊也書取直狀奪之而已矣

諸侯有會所以督不率尋盟未退而魯人取鄆所謂弭兵者安在雖魯人之輕妄其寔晉亦有以致

之吾是以知不義之會不足以服人徒引楚入中國而爲諸侯蠹耳至於取鄆一事叔孫豹幾戮於會夫莒有弒君之亂晉楚不問反爲莒殺魯之卿庇亂臣賊子而讐與國所以爲蠻夷也叔孫豹不肯以貨免足以懾晉楚之心其言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純忠哉斯季孫之所爲也而書取鄆不與臣專也

晉人自以諸侯授楚叔孫之專固請乃得晉主會而楚人專執專戮晉幾不能與之並驅可醜甚矣

假令不從向戌之謀安有此也趙武至此得毋亦有悔心乎

假令諸大夫大會而魯以一旅正名討晉晉楚當愧死敢執其使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六月丁卯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地

胡傳曰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說是也又曰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敵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此康侯之迂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去疾是爲著邱公）

去疾密州長子密州雖立展輿而又廢之則嗣莒之位者非去疾而誰乃其入也不言世子何也去疾志在竊國不能爲父討賊不可以爲子也書入强辭耳去疾入而展輿出亂臣賊子爭得失而無是非以是皆誅也展輿出奔以國氏者陸粲曰書

展輿而不係之莒則無以知其爲莒展輿也莒之展輿陳之佗一也皆係以國所以明其爲陳莒之賊也衛州吁則衛人殺之齊無知則齊人殺之不係以國以旣書衛人齊人則不復也且展輿立旣踰年而不稱爵則不與其立之意又未嘗不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非我田也而疆之是爲不義此時不但天子不能問雖有楚之執晉之覇畧亦不顧畏之矣安然於不義習以爲常聖人特書之則是非終不可掩

葬邾悼公

既謂之邾悼公有國有謚是亦諸侯也鄰國會葬亦禮之常啇氏乃謂邾秦皆至昭公始書葬是魯衰甚安得此無理之言而稱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左傳謂圍縊而弒之胡傳云雖以疾赴仲尼乃所見之世諱爲因之而不革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胡傳謂楚圍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若華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聖人憫

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畧其篡弒之罪以扶中國夫十有三國之君實從弒逆之賊以會於申聖人亦安得而諱之因其大會諸侯遂諱其弒君之罪是春秋直一助逆長惡之書不知所謂傷之甚懼之甚者將安所取義也巳酉楚子麇卒是明言不死於弒傳之言不可信也

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會諸侯天下之大事也皆昭著於人之耳目諱此以全彼不知所會者藏之何處豈人皆知之國史記之夫子但不書於經便可

為譎乎此何異掩耳偷鈴胡傳但知言譎而不知譎窮于無可藏則亦未之思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既非弒比何以出奔圍既乘隙以竊國諸公子無所容於其間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左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其罪而殺之夫黑雖欲作亂以傷疾作而未能也何懼弗及若駟氏與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為曰此亂世之事也黑之作惡應死而駟氏與諸大夫非殺黑之人也若討而誅之則游氏駟氏安而君亦安若使死於衆人之手則國體傷而又無以謝游楚是其所以懼也然以黑之死罪三子產執政而不敢問直至駟氏之族自欲殺之而後舉事則又善竊人心而用之

者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左傳明謂昭弔少姜晉不敢煩諸侯故辭公而宿往胡傳乃以不當返為譏代為之詞求晉必受是使魯昭必遂非文過以得弔人之寵妾為榮也不亦異乎或曰公數背言公不得入季孫得入是季孫譖公罪在季孫胡傳非無據夫千乘之君受侮於强臣則自有已之威靈足以制其死命奈何必

欲入晉與臣爭市大國之顏色也嗟乎鄙哉君子論是非不論利害魯侯往之爲非晉人辭之爲是諸之有無不足言也且是時繇未寬襄未宜有事於諸侯況妾喪乎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始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

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吾于襄昭之初知凡有禮之人人未敢有輕易之者也惟不以禮自持然後小人侮之矣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大凡人之相與當論其心若力小而能敬者吾乃卑之苟人以我

之卑人者卑我吾能無動於心乎世之爲季孫者何限余深傷之故有讀虞翻傳之論蓋有所指也感季孫小邾之事備載穆叔之言以志慨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寵嬖倖疏大臣未有不及於禍者如北燕伯是其一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杜云當雩而雹故以爲災）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地杜云）

（楚專合諸侯始此）

楚於是專主諸侯矣合中國之諸侯皆南向以聽命于楚此又安問楚虔之弒君與否邪原其始則趙武以怠政失柄向戌以弭兵藉寇陵夷至於此極也

諸侯者天子之諸侯晉者中國之伯主楚虔大合

諸侯晉人何事此自闕天下大變又安問楚虔之弒君與否淮夷之殊與不殊乎

楚人執徐子

不言楚子執而言楚人不以楚虔執諸侯也若曰諸侯困於夷狄云爾

秋七月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橫行南國執人之君伐人之國而莫之敢較晉亦安得晏然而已乎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九月取鄫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須句滅於邾矣言伐邾取須句謂取須句於邾也取之而反其君故言伐邾不與邾之滅須句也鄫滅於莒矣不言伐莒而言取鄫譏私有之見其無以異於莒也故無可執而言伐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遇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不食卒牛

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世之為人子弟幸國家之禍難以自為利者獨何心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林云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

舍中軍爲季氏專魯後祀先公爲陽虎專季氏也

魯有中軍非古制也魯舍中軍非効順也借復正之名爲四分之計自是而魯公濡沫於三臣無復一民矣奸臣陰盜國柄季氏實爲戎首獨怪昭公雖失柄未如俱酒之受制君臣之分猶在也收攬大權孰敢違之奈何因循不振至於用師不亦晚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左傳楚子以屈申爲二於吳乃殺之

暴主不可以爲忠況處疑二之地乎楚虔之君臣

無足論但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宜有居身之珍故春秋借屈申以示意焉屈申之是非未須言也

公如晉杜云即位而往見

昭即位於是五年矣始往朝於伯國伯國未嘗罪其遲也是故少姜之弔則辭之爲其過於禮也即晉人今日之受益知前日如晉之非諸侯生於哀亂之世事大之禮不可廢要自有當然之節亢則召侮卑則取辱以卑取辱少姜之弔是也繇此權之則忘喪而應徵朝之命故受處父之辱屈體而

邪晉景之喪故受見止之辱獻婚而勸寵妾之行故受見拒之辱若以禮自處人未有非之者也故經於此書如書至於少姜之事書如晉書至河書乃復即事成文詞無所加而得失備具皆欲人思而自得之也然則僖之始屈於齊襄之始屈於楚皆事之可已而不已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林云牟婁防茲莒三邑）

治國者先明禮禮明而後政立國之所繇以治亂也納人之叛利人之土是攘竊之行非威懷之道

也貪一叛之利失四鄰之心率是道也雖盡天下之叛臣而納之不能一朝居也曾千乘之國足以至道而舉動若此故夫子傷之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叛招寇雖幸而勝之有慙色矣是時晉方以爲討彝那若能以大義詰季孫而謝莒人亦大有爲之會也那既漠然臣復與莒人强戰强臣之心亦復無晉矣

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云越始見經

夷狄之患寒暑風雨之疾也中國苟安之患元氣腹心之疾也春秋志夷狄侵伐非爲吳楚也假令中國有人楚安敢無忌至此有如楚人吞併南國割天下之半能晏然而已乎若問鼎請隧期於必得恐非单詞所能郤也胡傳舍大體不論乃較量吳楚之曲直辯徐越之稱人以爲聖人之襃貶在

此不亦細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

此即襄二十九年所稱來盟之杞子也據林堯叟

貶諸侯之說不過謂杞親來盟耳親盟誠失何遂

至於削爵即削矣此又何功而復之乎匹夫而進

退國君無此法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茍免於討不敢求貺得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夫擅國政陵小國君在他國而敢於受叛旣以强力敗莒又以拜田侮晉茍得逃死其幸巳多况賜之宴好其嫡亦爲所不至矣爲諸侯主不能裁之以大義正其無君之罪以戮於會乃悅其諛詞而益加親世之好諛而醜正爲奸人掩口竊笑者獨一晉平也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從爲之徵曰聞之久公使代之

寺人柳之逐華合比伊戾之殺世子痤一法也宋公不聽既殺其子又逐其臣甚哉讒人之罔極也華亥欲代右師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以逐華合比可謂豺狼之心犬豕不食其餘矣左師曰女夫也而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小人禍人以自利者亦烏知倚伏之機乎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

齊侯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君賂左右諂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從古至今小人之不足與有爲也久矣獨一齊景哉

韓宣子適楚楚人弗逆楚公子棄疾聘於晉及境

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効辟從我而已焉用効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晉交楚非是上卿聘之而得其倨侮則可愧之極矣晉乎不思所以自強制楚之策但在逆不逆之際以爲報復不亦小乎叔向賢臣也亦不追論宋向戌之罪攷會宋之失亦何益焉但其則善之言畧楚事而取一節足爲至論世之務於報施不但日趍於薄而乖好𨰽隙亦焉用之

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

此爲魯無疑故下叔孫婼如齊涖盟以結此成也內不能自立而屈身於强楚外不能睦鄰而要結以强齊周豐曰苟無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況乎不可知之齊又焉足恃也

左傳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則經當書二月曁齊平不當言正月言正月則非燕齊也左傳又云齊求之也齊强燕弱齊無爲求燕且既言曁齊平而又言癸巳齊侯次于虢文義亦

不相接是知所稱齊求之者乃求魯非求燕也自是兩事但適在一時故疑於燕耳自襄二十四五兩年齊魯交侵之後久絕聘問齊欲通好於魯故云求然魯不求齊而齊求魯者魯恃晉故也理亦易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宣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二兄弟之不睦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晉人聽宋向戌而諸侯朝楚受孫林父而衛人傷心此兩事晉人大失觀晉大夫之言則是非之心未嘗不明無如執政之臣周旋人情而不顧國事者何從來壞天下事者皆一二秉軸大臣也千古一揆可爲扼腕晉人苟無獻子之弔戚

田之反衛之叛不在定之八年矣晉大夫之言妻然可念有如此人而不得用晉之衰無惑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林云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惠公吳立

溺以留付招遂爲偃師之禍大權既去惎死何及是知親親有道不得其道雖父子兄弟之間不可保矣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凡無德而貪怙勢而驕自謂人莫不我畏者豈知有識之士所甚惧者乎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楚庇魚石黨華氏遂見詘於晉宋而自壞其伯業也其後楚靈之暴亦假討賊以自行其仁義如殺干徵師放公子招殺孔奐奉孫吳以誑陳而定陳亂居然自附於伯主之事人莫敢誰何此皆中國自失其道使夷狄竊而用之遂因之以爲利則非夷狄之能爲强中國之罪也夫中國禮義之所出也中國無禮義夷狄攘之而制中國矣士大夫廉耻之所出也士大夫捐廉耻宦豎攘之而制士大

夫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既篡位且以立君告楚矣然書曰公子留出奔何也留非能篡國篡國者招與過也氣歉言作倉皇奔竄是之謂公子留而已矣以此知鄭突齊小白莒展輿皆力足以竊國者也

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公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晉宋之君

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甚怨造禍勢不兩全
遂至寵弟戕其國本且以憂隕其身而國隨以亡
故申生與座皆目君以殺惟偃師之殺目陳侯之
弟招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
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
討招而公子留之孽實亡陳之本也歟此論足爲
千古寵孽奪正之戒
楚既滅陳孽袁克欲厚葬陳哀公楚人欲殺之而
止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竟不肯爲楚

臣之人也君臣之義藹然足以媿人臣之懷二心
者未可以燮人而少之也
秋蒐于紅左傳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林云書蒐始此
革車千乘皆魯君之所有魯之國非弱也奈何君
不能用內擅於強臣外疲於晉楚不亦惜乎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過附招為惡者也事變之後招且借過以說罪過
死而招生附惡亦有何益司馬昭之成濟助昭弒
君効死惟恐不力卒之富貴歸人亡滅歸身千古

一轍亦足爲小人甘心作不義之戒此是陳招殺之陳無君故稱人過有可殺之罪且不與陳招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侯以寵嬖啓釁陳招以附蕚作逆卒之身死國滅子姓流離爲夷狄利奸人亦與之俱盡悔何及焉假令君君臣臣留卽不爲君亦不亡過卽不嬀

罷亦不死偃師雖不愛苟獲嗣位而哀亦不繼招
亦不放陳亦不滅凡世之醜正奪嫡者亦不足爲
鑒乎
陳既滅陳大夫之死者當不獨一孔奐而獨言孔
奐者孔奐曾從諸侯之事爲國之貴臣國有大奸
惡力能除則除之不能除則或死或亡無苟立於
朝之理乃坐視其君父之禍而安然若無事人即
不黨招亦無所辭罪況留告爲君之日奐安在邪
故特書之以爲人臣覩望不忠之戒

葬陳哀公

陳既滅魯必無會葬之理所以書者正以存陳而不與楚滅也夫葬陳哀者變八哀克也不言哀克者何也所以成陳侯之體也春秋以成禮于陳侯則葬之事成葬之事成則克之義亦成聖人成人之美曰葬陳哀公矣克亦曰葬我公矣不在乎名與不名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氏以見其餘也

許遷於夷 左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

棄疾遷許也而曰許遷許不遷人不得而遷之也見君貴於自立苟爲轉徙以偷安旦夕無論終歸於亡卽不亡亦不可以爲存也書曰許遷於夷其責許者深矣

夏四月陳災

陳之爲陳人知之陳亡而未亡未亡之或知也此非聖人處存之也陳之爵土未削於王朝陳之子孫見存於楚地使知今日有之者非其有乃知他日歸之者所當歸是故許叔入許則稱其字魯人取

郇則存其名以示滅國者皆非所當滅而予其復
其不能復者則亦無如之何矣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然魯聘而齊不報則
亦無爲貴好矣聘禮先王所以睦鄰也後人乃盆
之以盟盆之盟而聘輕聘輕而睦鄰之義微故僖
子之聘常事也而合齊事觀之則意在言外春秋
殆有深感乎

冬築郎囿

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而昭公不悟也夫平子豈能愛其君哉自古奸臣竊權未有不娛其君以聲色狗馬而庸君不覺是時公室四分而郎囿是圖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十年是年閏冬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欒施子雅之子高彊子尾之子

善乎叔孫昭子之言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忠

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陳鮑分欒高之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利之錮於人久矣蘊利生孽寧獨一欒高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公築圃以自娛卿並駕以伐國書之以見魯君臣之所爲者如此惜之也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晉平之世僅初立一二事差有可觀其後不能立

義內獎亂臣外長夷狄天下始無所用伯矣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十二月不書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蔡中國之諸侯也專意服於蠻夷之楚不以為辱甘心叛天子絕中國不以為悔不過謂楚能庇我耳然而滅陳滅蔡者皆楚也乃知存亡之數不可知而棄名義捐廉耻以自為固者未必非取亡之道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左敬歸之娣齊歸襄公妾也

大蒐于比蒲魯地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魯君失政久矣繇叔向之言觀之魯之名分猶在公室猶未卑也比蒲之蒐一言可止而提撕者大矣君能以禮率下孰敢不從未必盡臣之罪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左傳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楚子馳一介之使以求諸侯晉人奉命恐後晉合

諸侯之師以請一蔡楚竟拒而不許晉何以堪之縱厥慾之會無及於蔡然誅暴討亂存亡繼絕無容返之理奈何不敢以一矢加楚人而歸胡傳乃謂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譏焉為春秋以怨待人是何言也

至是向戌之罪益不可勝誅矣兵惰則驕驕則玩而無紀律自弭兵之議興人習偷安中國戎車久不駕故人不知兵以中國之大八國之眾而不能辦楚之一隅良有繇也從來以中國而困於夷狄

者大率如斯可戒也哉

九月巳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者楚也滅蔡者晉及七國也以其身爲犧者蔡世子有也晉人力卽不及可但巳乎故稱楚師者醜晉師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燕地

北燕伯爲臣所逐納之是也晉人不問齊人先之義亦何常爲之而巳矣齊至是亦駸駸乎不有晉

矣林註謂納爲內弗受然則奔亡之君內受者幾人可遂弗納乎

衛獻之入于夷也晉侯納之也北燕伯之入于陽也齊侯納之也然衛不言納燕不言入何也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晉乃與剽周旋但使人逆衛侯而無正名討逆之心故春秋不與其逆而以獻自入爲詞入者強詞見其力雖未能制逆臣而終不以好詞求入所以正君臣之分而討逆之義存焉北燕伯之入則齊侯用師非齊師則陽不可得

而入故以納于齊然但于陽而不於燕則齊人為義之末力而逆臣盤據之猶固也故衛侯入于夷見晉人之無同仇燕伯納于陽見燕人之不悔禍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乃者遲辭也晉魯並為甥弟之國賦皆千乘晉為伯主從之已非然猶曰共襄王室惠懷諸侯攘斥夷狄不難屈己以成其義自平以來日有衰德魯

華車千乘輔之以義何向而不濟乃不思自奮猶僕僕於無義之庭以取見拒之辱始不得已而復不亦輕乎乃復者不必往之詞也或曰魯能衡晉乎且政在三家革車千乘魯侯亦惡得而用之夫哀公之世視昭公之世君弱更甚然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謂其可以用魯也寧有昭公之世君能執義而臣敢有不從者乎內不受判外不侵鄰晉亦安得而辱之春秋明大義但知無禮之晉不可往而已非因魯之弱與屈遂謂當俛首於人之

朝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葵邱之令曰毋專殺大夫於是王室益微諸侯益橫此令以不行更無論楚矣然春秋於楚殺大夫必書者非謂楚能請命於王也毋專殺之義不以楚而廢也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凡君子欲舉大事必審其所共事之人寧可無成決不可茍且遷就藉小人之力以徼倖於萬一不但事不可爲而喪其生平殆有甚於不爲義者焉昭公欲去季氏南蒯子仲公若公果公爲亦欲去季氏以爲其有同心也而聽之而不知讒人之以其君僥倖也卒之讒人敗而君遂死讒人之肉其足食乎公爲父子也諸讒人君臣也茍非其人雖君臣父子之間不可嘗試而况乎不同心之人欲借其力以妄覬乎一不成而萬有餘喪故君子不

幸過不可爲之事寧無成而已矣

楚子壺伐徐

晉伐鮮虞

不稱師不稱將不稱人無君臣之辭也非無君臣也其君若臣可知也楚患南夷晉患北狄至於二國爲諸侯患則一也晉楚之强徒爲人患而已矣是役也晉不復存中國矣中國亦安得而有之稱晉傳謂狄之其說亦有理然終未見其的然有以不稱師稱人爲狄之者則凡他事以國擧者豈

皆狄之乎如以國弒猶可曰一國之人皆夷狄也如以國殺亦可曰一國之君臣皆夷狄乎凡舉國皆以國言何獨於伐而謂之狄邪又如吳楚患中國甚至虐用人之君皆不以國舉可反謂非狄邪吾故謂稱人者其國之人有此事也其國中之一事也稱國者其國之人專事此以其事敵國也甚之也鮮虞不足以敵晉伐鮮虞亦非舉晉之全力而以國言者葢以天下之人所望於晉不在此而晉乃若此專也爲今日之晉也謂其不復有意中

國而徙區區事此爲晉無人焉故甚之也若稱荆則微之之詞與此不同春秋無例因事裁義可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者季氏城之南蒯據之自以爲私家之固者適足藉寇資而已矣然則不懋德而營私利以爲有者未必眞有也魯侯不能得之季孫季孫乃欲得之家臣乎三桓之子孫微矣叛季氏者不獨一南蒯也不書叛蒯不叛魯也胡傳謂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固君子之事然事

有輕重安有置叛臣不問專以反己為言乎且書叛亦何得於反巳邪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地

用比以弑虔者棄疾也棄疾雖為首謀而比實居乎首惡自晉歸楚之日所操何心所圖何事況巳儼然立為楚君將何以置虔虔不死則比誅比不誅則虔弑雖欲逃弑君之罪其可得邪虔以五月死經書四月弑本其始禍謂比以四月歸成弑竟其事書之耳非謂弑以四月也千里歸國止為棄

疾除虔虔弑而身亦死非天下大愚者不肯居也

此足爲胥險爭利者之戒

穀梁云言歸非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弑皆不日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則又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或曰或不日皆曰不弑君何而明之哉傳例之矛盾如此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上言比弑其君則殺比者當爲義舉然曰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則兩公子自相殺耳非討賊之詞也殺弒君者而不得爲討賊則棄疾之罪亦見矣楚虔雖無道而棄疾之受寵不薄君不可背以死奉虔可也既不能爲魯叔肸朱子哀而受其寵祿乃聚羣不逞之人乘機搆釁扼其兄之吭而奪之國負恩叛君甘爲戎首亦既已矣至于子晳播棄在外其無能爲亦可知矣必欲使之爲己推刃代受惡名及楚虔既死遂并除其二兄不亦忍乎棄疾豺狼也何以守國

楚虔兄弟自相殘害各求其利各濟其私惟虔君臨楚國十有三年國人服從威福自擅故成之為君比與棄疾同惡相濟原無執言仗義之舉棄疾雖為此司馬原非楚人之所奉何得為君臣故棄疾不言弒比春秋公君臣之義也以此論之則管召子糾之事可以釋然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地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乃並徵會

晉不恤諸侯而崇侈於宮室故諸侯貳非一虒祁足以貳諸侯也既不能以義懾諸侯乃始假王命借劉子為重以挾諸侯將誰欺乎吾於是而知天子之足以正諸侯也甲兵四千乘不足以懾齊而借重於劉子之一言假令王能徵會於諸侯孰敢不聽無如其懾於強國甘心為晉人役而不知狐之威服百獸者已為之也

平丘之會伯主親之王臣臨之尋楚之從交相見孰有過於斯時者乃陳蔡許竟無一人與會晉亦

不問其何以不至頓胡徐沈公然置之度外是何我之所有楚皆有之楚之所有覩我如無是雖欲求與楚共諸侯又不可得矣此不當猛省乎奈何汶汶爲此會也不會者益無忌憚在會者亦將生心則此會乃晉伯消長之大機顧猶不覺悟且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好乎況聞楚虔死而後會更覺强顏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左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之會劉子在焉魯以邾莒之訴見絕於晉而執其卿以歸不已甚乎晉昭之時諸侯貳晉矣徒以力挾之豈能強其心乎是時楚方有內亂若率諸侯之師耀兵江漢聲楚虔暴虐之罪求陳蔡之子孫而復其國則棄疾必不敢爭陳蔡必不敢背與滅繼絕不愈於凌魯乎乃內則信讒於蠻夷外則讓義於棄疾徒絕兄弟之好失與國之歡兵車雖盛亦何益焉

公至自會

會者會劉子也魯之進退自是綽然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之子

此楚平之所歸也書之者何陳蔡天子之建國也楚安得滅之陳侯歸陳蔡侯歸蔡乃歸其所應歸楚平不得而尸其功也故不書自楚歸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晉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如晉者惧晉之怒而請之也平邱之會子產争承自日中以至於昏竟得之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然則晉已在子產掌握之中矣平邱治兵自以威力誇示於人而不知已為識者所窺無人乎魯公之側故為晉所顛倒經所以深致惜於公也

季氏者魯昭之所欲去也當公子慭奔齊之後君臣之隙已開於時何不乘晉人之怒季孫見執土

貫伯辭朝之日藉口謝過并發其從前納叛取邑之罪舉其族而逐之則力省而功倍收數世既去之權消强臣擅國之患不亦優乎奈何優柔不斷甘心受辱於晉而不辭也

吳滅州來（楚邑）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不書族傳曰尊晉罪已禮也非也晉實不道何尊之爲魯本無尤何已之罪然則舍族何也罪意如也合諸侯而執魯之上卿有罪死命可也無

罪請從君懇於會而免之晉其如我何乃不能守信執義而信梁王餅之言脫身逃歸為匹夫之行辱國莫大焉故書曰意如至自晉賤之也嗟乎凡無禮之人恐以勢力凌人謂可以榮辱人也苟不受其榮辱則其術窮矣彼乃執之吾乃逃之彼方侈其虐威吾又以其虐威為苦是成其威也彼又安知世有不可榮辱之士而戢其無禮之冥頑乎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莒郊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莒郊公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迎庚輿於齊是爲共公

莒無大夫殺公子意恢小國之一事耳何以書正爲其殺公子也三代之世君世國臣世家君之親子弟必擇其才者爲公室輔是以公子公孫相望於册春秋之初此意尙存中葉以降皆强臣爲政於是魯弱於三桓齊弱於陳氏晉弱於六卿擅權專國一據不復退君之子姓莫能參預非并盡不肖

也積漸之極遂成不掉之勢而公室危矣故齊公孫竈死而晏子嘆息知其所係之重也乃其至親昆弟又不相輯睦以固維城自爲權臣驅除至死不悟更可恨矣意恢死而郊公奔此不能親親之左驗也意恢之死公子鐸蒲餘侯爲之而以國殺爲文君闇臣橫假國法殺之爾郊公以君之威不能庇其本根勢孤援絕委國授人逃竄無所豈足感邪夫意恢非必能賢也骨肉相殘奸人之利國喪君亡從古如斯春秋雖小國之公子不比於列

卿必謹而書之其丁寧於親親之義者至矣穀梁以意恢爲賢曹莒異論一人之是非爾非春秋之意也春秋殺公子者多矣必以大夫累蓋以官殺之也惟御寇意恢及偃以公子累皆禍在骨肉之間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子僚立於是棄季子而負諸樊之約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君使臣以禮去樂卒事亦足以敬大臣矣君禮於

臣季氏莫之能違也君禮於季氏季氏敢不肅乎惜乎昭公以去樂卒事爲虛文君臣積惡至於壽戈而客死於外可嘆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費無極謂朝吳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知也朝吳既在下位而其上又有二三子是朝吳在蔡未得爲卿也其出奔則書何也毋亦謂吳有興復之功故存之乎胡傳專責朝吳以名利恐

其心舍其大而苛其小何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荀吳不受鼓之叛人其言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荀吳之識遠矣古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亦此意小人既叛其君何有於我受其不義之功以取其城將何以待其君凡苟且目前之小

利而不顧其後未有不悔者也荀吳志在服鼓子故不受鼓之叛人不受鼓之叛人故有所以處鼓子而終以鳶鞮歸貪目前之利而渝異日之釁忠臣不忍爲也漢高斬丁公封雍齒正其事但其意有所爲而爲之未必眞識此義也

冬公如晉（左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

平邱之會晉人無禮殊甚而卿身逃之君親謝之君臣舉動如此晉人安得不肆

十有六年春齊侯（景）伐徐（左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

當日中國之可問者多矣以千里之土仗義而起桓文不足爲吳楚不足服也乃勞師以伐莒人伯者之作用如此乎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杜戎蠻子嘉也

戎禮義之所不加有王者作則覆庇之使之並育而不相害耳無知被誘以喪其身可哀也無言可執設詐相傾是爲夷而已矣

夏公至自晉左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冬如晉歷夏始歸朝人而不得入入而又不免於止千乘之國受辱如此幾不可為君矣胡傳責昭安於危辱無激昂奮厲之志是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仲尼見於郯子而學問官

郯子論少皞氏鳥名官皆有義存焉以此推之則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皆非漫然徒取一時之祥應已也乃知物理無所不具惟聖人能盡物之性察人倫明庶物大學曰致知在格物信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遂滅陸渾周大獲

胡傳謂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與闢土服遠以圖强覇者異故荀吳舉其名氏其義甚正然是時中國多故夷狄跳梁爲僭王憂者非陸渾也必以稱名爲無貶然則楚子伐陸渾之戎而稱爵可以爲無譏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林云吳楚始書戰

傳言不告敗故不書非也此志夷狄之横耳夷狄

之横中國之憂也勝敗可勿論矣長岸楚地故及在楚楚及吳戰見中國不能及楚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出新客禁舊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鄭雖事晉而不恃晉以立不若魯之專委國於人故能自強其對晉人曰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矣存亡

在我不在人也不獨此也戎服獻捷爭承至昏辭
子圍之入館對騆乞之脩立舉無所屈於晉楚晉
楚亦不敢強若事事恇畏至於事勢必不可已之
時幾一有違而罪討隨之矣

六月邾人入鄅左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以歸

邾亦陵人以為利小國殆無地可以自存邾人入
鄅盜詞也深惡之也子產曰小國亡備則危於此
驗之鄅亦有罪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楚邑左傳楚子遷許于析實白羽

許至是數遷矣小國制命於強諸侯汲汲遷徙無寧宇可哀也已

許先王之建國也有分土有分民今皆棄而不有日入于楚王者不作許不可歸矣封建之國日以亡春秋之所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元伐邾左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邾無故襲人之國不可不問宋公伐之雖為向戌

其名實正取邾邑而反郜倖可以爲宋公矣邾人所得不足以償所失奈何爲此不義之舉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奔晉斯立

止如不弒則君薨世子立事理之常安所用奔乃國人不討而自奔之是止自知其罪而不能安於許也陸燦辯胡傳曰飲其藥而卒是進毒以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故趙匡許止之事歐陽子之辯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以一婦人竟能引寇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於此徵焉怨不在大君子防微有國有家者念之而巳

冬葬許悼公

不討賊不葬此傳例也經明書止弒君而又書葬則例非經意可知既不可通則又曰不成其爲弒也何其敢於悖經邪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曹邑

胡傳所云蓋從公羊賢公子喜時之說也夫喜時讓國之節高矣微公羊子之傳人亦惡從而知之罪季札之生亂也則預貶於數十年之前賢喜時之讓國也則錄其子孫於數十年之後善善也緩而惡惡也迫曾以是爲春秋之義乎

胡傳述劉敞待放之說似有理而未敢定臧武仲苟非內大夫將亦自防書之矣是故自南里出奔叛也則先書入書叛此不言入言叛則非叛也自

笙出奔有外也則書還自晉自防出奔要君也以吾大夫則不書防會外不比於叛臣內不比於吾大夫則自他國還可以畧而不詳以要君出可以書而不諱故其自鄭也爲歸父爲武仲爲待放皆未可知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左傳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不吾遠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

縶則殺矣必曰衛侯之兄何也國家無政使縶也

不畏豹也無忌諸大夫肆行以是爲衛侯病也胡傳舍齊豹而歸獄於宗魯春秋有此律令乎左氏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胡傳曰天下豈有欲求危險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讀者誤言非也左氏本謂危險大人以求不畏彊禦之名當日衛縶以國君之親兄而又挾讓位之事以驕橫於國中宗魯曰雖其不善吾亦知之則其所爲不近情理之事以加於人者當不止一齊豹齊豹之殺必有

以大快衛人之心者茍非聖人原其心而誅之彼且自謂以一身除一國之害雖死猶榮矣左傳所謂有名章徹者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拘向勝向行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以為質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

猶之出奔也與其殺公子劫君交質殺己之子而後去何如於見惡之時見幾而作猶為無罪之大

夫乎凡小人之致於衡上不過保富貴耳不知不可爲之事其禍未有不烈者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 子朱立）

蔡廬經歷憂患備嘗艱阻處死亡之地賴朝吳之力而復其國可不謂困衡之極乎乃纔得歸國遽逐其輿復之臣寘所謂冥頑不靈既無腹心之托遂寡手足之助僅能沒世子被篡逐向所聽信之臣安在有國有家者於孤臣拂士念之可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頃使士鞅來聘左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魯侯失政是以有三家三家張而魯公卑三家又自爲傾覆之計不知牢禮不度適足爲國家羞耻不獨在叔孫也謀國之臣不規社稷之利借國事以行其私而不知遇風波爲同舟之鬪未有不并溺者也

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華費遂知多僚之譖而不能除張匄不勝忿恚之

心而專於殺遂使司馬名隕家墜不亦惜乎凡此皆小不忍以成之也若華亥向寧以有罪出奔苟得逃死幸矣入而據地以叛則犯天下之大逆王法其可赦乎

先王建國礪山帶河親親賢賢為百世計未可卒滅凡國家衰亂必先隕墜其世族大家入姓十族亡而晉室卑國高二惠弱而陳氏熾皆世族凋亡之故也襄昭定哀之世大臣世族死亡奔逃者相望而國亦漸入於亡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

之謂也是故觀於世臣之興衰可以決國家之墜
替大夫士族之家亦莫不然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立
一國有一國之君臣爲國亂君奔安所將其解說
春秋原不責楚憂中國但自楚言之則楚平信費
無極之讒不能問朱之所以出而反立其逆臣眞
夷狄而已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辭者厭矣如者未倦可憐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景伐莒庚輿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而莒子弗聽逆苟有不可受之辱雖死亡不足顧如尋常侵伐而已則珠玉犬馬有太王事大之禮在不忍忿恚之心以徼一戰之利不知為患方大如庚輿者可鑒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弭兵使楚得以竊伯權號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非夷不可也其責楚見是雖然此亦足爲宋人左中國右夷狄之一快吾於是始信小人不可與爲德而見小之徒徃徃趨附之恐後卒之受其反噬者比比是也而至死甘心焉可嘆也

南里再言宋甚之也都城之內叛臣入而據之及其奔也自都城之內而歷國中盡其境而莫之阻

也宋不復成國矣

大蒐於昌間

春秋不以權與臣大蒐者昭公也有魯不能用而徒耀軍容則亦末之乎其爲國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子王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弱子林云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杜云三月而葬亂故速

葬景王者猛也猛立而王葬諸侯之會葬者在焉天子之位定矣既葬之後子朝帥羣失職之人以

作亂則正逆分矣此足見王猛以次應立而子朝爭既定之位於義爲短也

王室亂林云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頽亂晉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爾

書王室亂在楚景王之後明有作亂者非初崩而即亂大位無所歸也景王嬖愛庶孽寵不能降遂啟羣奸之心釁隙已成勢不可止王猛雖立而威德未能及人劉單孤弱皇靈不暢衆言淆亂天子播越人心未知適從誅夷生於骨肉干戈動於堂

與春秋本其初而言之故曰王室亂非未知誰是之說也不言京師而言王室京師亂亂在外也王室亂亂在內也閔子馬曰子朝干景之命則景已有立嗣之命矣子朝怙寵不肯爲猛下耳朝能以邪言惑人心而生國家之亂是以君子必嚴於繼立之際也

齊桓定王世子而叔帶絀不然是非未知所歸也景王之時無賢方伯故朝得以肆惡而人心亦搖惑不定此所以書王室亂也而齊桓之功爲益明

矣留侯用四皓義與此同後世猶有結黨拒父之

說者是未嘗參觀於猛朝之際也

劉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稱王猛未踰年有子道焉存先王也且幼未能君必待人而後立是故劉子单子雖以王可也以其宜爲王者書也

王室亂王不安其位劉子单子能左右之此王室不貳心之臣也稱王宜王者也稱名未踰年且以别於子朝也王何待稱名以别之於時人情正紛是非未定越三年晉人立於乾祭問於介衆然後乃定則此時猛雖立爲王而羣臣觀望故春秋以

王屬猛而名以定之權時之變也胡傳乃費詞於
以謂猛制在劉单能廢立之不大傷忠義之心乎
然居皇何以言以居狄泉何以不言以居皇之時
微劉單則猛不居也居狄泉之時既踰年矣踰年
成君天王位定不可言以也

秋劉子单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劉單之奉王猛非力能有餘足以制朝之死命也
賊臣生亂存亡呼吸劉单以死奉王世臣之義正
宜如是入於王城幾於反正矣胡傳乃謂制在劉

单又謂再書劉子单子之以王必有大美惡是何言也

劉单自與尹氏不同劉单稱子子爵也舉其爵見王室猶有二臣焉尹氏稱氏稱上斥遠之詞詞義較然何得一律論之

據左傳王子還奉王以誘单子此亦知猛是應立之人而欲立者獨劉单耳不然者獲王之日早巳正其篡國之罪而戮之以示天下彼劉单亦何能爲

冬十月王子猛卒（是爲悼王弟敬王立）

亂臣不卒卒者宜爲君者也安定胡氏曰生則稱王冊宜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兄弟之國也取邾誠過豈其不可以義諭之雖

有宇小之仁亦不廢兄弟之義且以全望國之體不亦可乎乃特威虐執上卿雖魯人隱忍不敢較而天下之人傷心矣

叔孫婼在患難之中不肯苟屈於夷又不肯苟以賄免真氣節之臣也使乎使乎

晉人圍郊

王子蒙塵諸侯安得坐視苟有急君父之心當先衛天子然後求罪人之所在而極力討之圍郊何爲者邪晉爲伯主不能督率諸侯爲勤王之舉止

遣偏師猶不得比於鄭宋鮑此何理也伯國竊天子之威權挾天子之諸侯以自尊大春秋不得已而與之為王也乃既不憂中國又不憂天子春秋亦何私於伯而與之乎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傳公卒葬昭侯申立

前書蔡侯朱出奔楚矣此蔡侯東國又卒於楚蔡之祖父皆屠戮於楚朱與東國皆其子孫也無發憤自強之意方且為室中之鬬自相攘奪而皆投命於楚即不念祖父甘心為亂臣賊子亦有何利

焉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齊人納郊公

庚輿狂虐之君也出入皆書郊公出入皆不書則郊公之爲君必有不足以辱春秋者矣胡傳謂郊公出入皆不書以其人而微之夫意恢不更微於郊公乎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鷄父楚地頓胡沈夷方小國也

一日而喪六國之師亡二國之君非小變也小國不幸而居吳楚之閒且柰之何使天下有王何以至此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何以居狄泉狄泉豈天王所宜居諸侯世分周爵何以獨無忠義之心言天王正其名也居狄泉失其所也不獨朝爲亂臣天下諸侯皆無所辭罪矣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世卿之家也秉國家之隙援立所私以與天子爭位大憝有主名非直紀事而已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左傳公爲叔孫婼如晉有疾乃復殺耻之詞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僖子生於世族之家身爲魯卿而不知其不能於禮也及之楚而後知之及其將死而後知禮之爲人幹也又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學禮以定其位是

深於禮也已禮之於人大矣哉昭公之知禮而無當焉者昭公之所謂禮非僖子之所謂禮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懿子茍能無違僖子之志也安有助季氏伐公徒之事而昭公何以孫齊邪聖人之意自遠無如懿子之不能爲子也

婼至自晉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

叔孫婼以行人見執守義不屈不肯以貨免終受禮而歸可謂能使矣然亦去其族何也魯以邾莒之事屢受晉討晉之辱魯誠過然魯之侵鄰不義

婼爲上卿不能止而以伐莒之功更受三命此何說也既受其賞能辟其罪乎

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穆文熙謂其過甚非也吏請狗事雖微然是不以上卿待叔孫有玩心矣叔孫義不受辱故弗與所以示雖在患難之中小人不可得而狎也殺而與之食之不但示不愛此吏稍有知識已與此狗同戮矣范獻子能生死人吏能攫辱人叔孫在幽囚之中一無所屈竟得受禮而歸乃

知小人安能禍福人人徒恇怯自失耳豹不肯賄
欒王鮒竟免魯國之難姑不肯賄范獻子竟取晉
人之禮風節凜然魯國賴之是父是子可謂大臣
矣其後乃至三家並稱何人亂其家法可恨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此巢是襄二十五年吳子遏死于於其門者則吳

之世仇也滅之足以伸先君之恨然春秋書吳滅無善詞者以吳人無復仇之心也遏之卒去此三十餘年矣烏有君父之仇三十年而不報者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胡傳俱作叔孫舍

夏叔孫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地即黑壤

左傳云謀王室也王室之亂於今四年晉主諸侯而不聞勤王黃父之會數國之大夫耳即云謀王

室亦已緩矣

有鸜鵒來巢杜云此鳥穴居不在魯地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記異也春秋有異必書所以謹天人之際也君子惟其常而已常則福也異則變變則必有所不可知者是以觀其形而察其機愼其萌而反其闕則祥桑不必亡國知懼故也鸜鵒之來雖微見異亦可思懼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之爲衆君有事於魯者止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聽公果公孫之言謀逐季孫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昭公不從竟以失國從來與小人謀事未有不身名俱敗者不獨一昭公也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齊地

昭公與齊景相接無失國之感而多文詞是昭公之所謂禮也齊侯唁公是矣而不能納公夫討季氏與伐徐孰輕孰重代與之視齊已自傍於晉若

能先晉而鋤強臣安定與國此取威定霸之舉也

惜乎不能以君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傳云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齋於其寢使宗祝祈死戊辰卒昭子無如季氏何而以死殉君可謂忠節

之臣矣春秋日卒蓋亦有取焉不獨謂公在外已也然季孫亦日卒而所以不同者有君無君之別也吾於叔孫得臣知之也然而無溢美之詞上卿之禮春秋固不能於叔孫有所加也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齊侯取鄆與晉人圖納意略同皆非討賊之亂也

以臣逐君天下之大變也季氏雖得民而名在犯順亦孰能諱之以齊之强及魯人之未定仗大義以討逆何憂不濟乃區區爲此使季氏得以完守

自保撫其民而用之亦何當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至自齊猶魯君也居于鄆鄆豈魯之都哉宗廟社稷隔絕而不見是誰之罪也居者自居之而已

夏公圍成左傳齊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齊侯惑子猶貪賂無遠謀雖會齊師圍成知其無能爲也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郊邾子莊杞伯悼盟于鄟陵

术莒杞皆積怨之國是魯之君大夫所執止於晉而屢受其辱者也今而仰其鼻息昭亦何顏齊無同仇之志而墮其術中無怪其客死也林註專論參盟而不及事之是非例中之議論耳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景王寵孽棄嫡禍亂五年而後定胡傳謂伯服雖

殺而平王亦不能以復宗周之盛申生巳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以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然嬖寵之惑覆轍相尋可嘆也漢高終不以如意之生死易惠帝之位可謂明於大計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穀云僚弒公子光立是爲闔廬諸樊之子也

傳國之法父子相繼正也諸樊以季子之賢舍其子而傳弟期以及之其有得於泰伯之遺教者乎餘祭守之不廢兄命可謂能弟然終非傳國之正

法也夷昧繼二兄而嗣位遂負兄而與子此亦人情所必至諸樊之心在亡巳難又欲使其弟若侄一一如己之心不更難乎利心旣動人有競心夷昧旣卒吳子之位非札則光僚安得竊據之謂之篡可也光取其所應有不應言弒經書吳弒其君僚以旣不可言光弒又不可言鱄諸弒故稱國弒以明其義也胡傳責當國大臣未是

楚殺其大夫郤宛

凡傳例於經所不書者則曰非卿故不書或曰賤

故不書郤宛之事則又有不盡合者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然而經書宛名則知凡謂非卿不書賤故不書者皆非也春秋顯義之書也惟其人不惟其位苟有可書則紀季姬媵也而歸酅卒葬無不具焉楚郤宛蔡朝吳賤也或中讒而死或中讒而奔必爲之表而出之此見聖人錄善矜無辜不遺於微小也夫以媵女賤工獲著名於春秋則凡位國之上卿而時有弗獲書者其人可知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林云外大夫自爲會

左傳云令戍周且謀納公也以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而止是時天下非無故也伯主之戎車久不駕區區爲數大夫之會也亦何益矣即微范獻子之賄知其必無濟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魯之事晉玉帛之使不絕於庭而魯侯如晉亦不可勝書凡以求庇之也乃失國出奔而竟不肯一逼於晉晉亦曾不遣一介存之事晉之謂何乃止之而不使得前威加於亡人而挫辱之亦太忍也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蠆立]

去年十月曹伯午卒今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二君皆中國諸侯也有日有不日公穀皆不言豈例有不能通邪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曹伯不日卒與鄭伯俱月葬滕子與鄭伯俱日卒而滕獨時葬即欲說例亦難矣公穀兩傳兩註疏

皆置不言豈亦窮乎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至自乾侯不見晉之詞也如晉次于乾侯不見受之詞也齊晉俱失耶其窮矣復能於齊侯之前作亡國可憐之態乎不自立而依人竟何益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不仁之人無地可以自容不但强臣逐之已也遭難而不改其德不能和輯鄆民而潰之至是而暑無昭之迹矣尺地一民不能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吳澄曰居猶吾土也在非吾土矣非吾土而何爲於兹也春秋固曰吾之公今在乾侯也則意如雖能竊其國而專之而君臣大分百世不能改矣若昭者内不能有暑鄆外不能有齊晉進退

失據而乾侯遂爲死所矣可哀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

是時魯人必無敢不往弔不送葬之理或意如親之或叔仲氏往皆不可知然經削而不書不予臣之專行也不予晉人爰無君之使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六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十九年宋人

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僖二十五年楚人
納頓子于頓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昭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凡此數君其失地
同而有名有不名胡傳謂譚罪不至滅稱三國以
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章禹獨名則
以徐子斷髮携其夫人逆吳子以屈服而後奔無
興復之志書名以絕之也嬰齊名以不與衣裳之
會又不尊事宋襄書名以著其罪夫謂章禹已屈
服無復興之志不見句踐之於吳乎謂章禹不如

勾踐能興復彼譚溫弦誰是能興復者則以屈服於吳名章禹徐子不受也季氏私考又以左傳逆吳子之説爲無其事其書名特爲屈服於楚故耳然納頓子於頓則頓子之屈服於楚視章禹尤甚而又不名何也則以屈服於楚名徐子徐子亦不受也滕子不與桓衣裳之會而借宋襄之執以討之彼宋襄狂虐其可事乎不責宋人之不義而責小國之不恭滕子不受也以鄫子之不能衛身視滕子之不能事宋其賢不肖有間矣乃獨名滕而

恕鄧滕子又不癹也總之諸侯亡國辱身皆爲失職不在名與不名齊桓剏伯楚滅弦狄滅溫坐而視之伯義安在而恃强滅譚是又身爲夷狄也聖人惡伯主之無義矜小國之失所故雖失地而皆不名所以深責齊桓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諸侯執諸侯之詞宋人執滕子嬰齊强陵弱衆暴寡之詞也以諸侯執諸侯雖以曹伯之弒逆而不名以大執小雖以嬰齊之無罪而名晉人執莒子邾子畧與宋人同而事各異晉以侵暴與國討邾莒

以侵暴與國執取義在於執之者以見執者之是非不在名與不名也楚虔誘蔡般則皆名楚人納頓子則皆不名晉人執鄭伯楚人執徐子則又用强無禮之詞書與邾莒同而事各異凡此類隨事取義原無名與不名之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地左傳晉侯將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荀躒于的歷

意如逐其君君臣之大變也晉爲伯主而使其卿

會之若無事然何以示諸侯於時六卿之勢已成

晉侯獨無幾微之覺乎士鞅荀躒取貨於季孫而

甘心黨護以犯天下之不韙世卿之家所不足非

財也何利之沒人若此也晉侯不治逆臣卒受逆

臣之禍荀范以蔑君助臣爲得計不旋踵而六卿

自相屠戮荀范最先亡假令能爲天下守君臣之

義雖百世保宗可也甚矣小人無遠慮惑不知禍

人之君臣者乃所以自禍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定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魯侯播越於今七年晉爲伯主僅一唁畢事其何以令諸侯何魯侯二十五年之惛共不如逆臣一日之賄也享其貢賦而右其逆臣欲天下諸侯不解體胡可得也甚矣晉人之愚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此邾黑肱也而不言邾林註從穀梁以爲別於邾

夫別於邾則不得謂之叛臣矣春秋之中未有以國奔者也逼三叛之事論之庚其卑夷魯公雖在晉不在國然魯有君也以君爲主故稱國黑肱之來昭公失國在外魯無君也黑肱特奔意如耳不言邾者不使意如得受邾之叛人也邾者敵魯之詞諸侯之事也去邾者乃不責魯之詞君曰此直亂臣與亂臣同惡相聚耳邾快來奔亦在昭失國之後而稱國者公猶居鄆魯猶有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魯之幅幀皆昭之有也無故棄之而去又不能乘胥人之納而歸徒為此區區也不亦左乎

夏吳伐越林云吳始伐越

吳日暴於兵者也六國之師一朝摧喪今又快心於越可謂威無不加矣然曾毫無益於國也吳光以周室懿親繼桓文之烈諸侯雖不歸心焉惜乎有堅甲利兵而不知所以用之徒極其兇威親暴

露於矢石之間召殺身之禍蘊亡國之毒豈不惜哉是故一吳也善用之則可以爲諸侯長不善用之則拱手而授國於敵盛衰不常存亡禍福造於眉睫之間可不戒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之孫國參子産之子）

城成周備子朝也諸侯亦知子朝之爲王室患乎

孰縱之使安然之楚邪晉人一城之外不復與知數大夫僅以畚挿畢事諸侯無一人至者齊桓九合晉悼三駕皆以諸侯勤也今視君父之危亡漠然若秦越人而可以長有冨强伯諸侯無此理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昭竟客死矣諸侯失國而莫之或恤也可哀也身爲千乘之君而逐於季氏訴於齊辱於晉誤於亡人既不能乘機以復國又不能專慮以圖大身名絶於宗廟子孫廢於魯國至死而不之悟也葢是

時齊陳氏之勢已成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季氏雖擅國未必加於陳氏昭公不能御之以禮女叔齊於其五年適晉之時已謂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然則不待鸜鵒來巢而識者已卜其後矣非惜昭也女叔齊所謂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者千古興亡之炯鑒也